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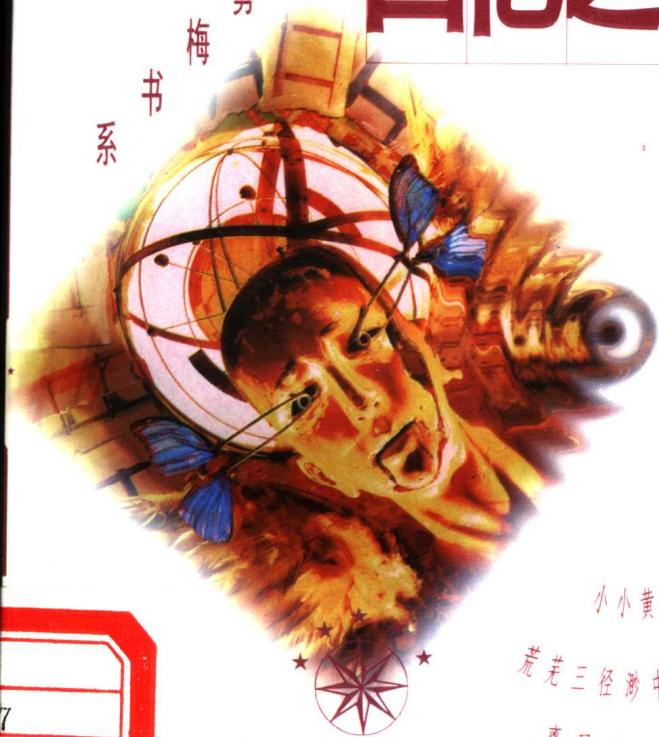
话语和回忆之乡

剪

梅

书

系



小小黄花儿许愁。楚事悠悠，晋事悠悠，细古下芳草孤我。不是几番我，醉也风流。
 荒芜三径渺中州。开几番我，落几番我，醉也风流。
 尊罍感旧酒新愁。醉也风流，醉也风流。

东方书林之旅
 东方出版社

耿占春
 著

话语和回忆之乡

耿占春

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丽华

版式设计:任宗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话语和回忆之乡/耿占春著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5.12

(一剪梅书系)

ISBN 7-5060-0664-2

I. 话…

Ⅱ. 耿…

Ⅲ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Ⅳ. I267

话语和回忆之乡

HUAYU HE HUIYIZHIXIANG

耿占春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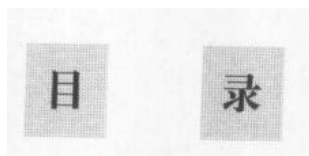
1995年8月第1版 1997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.375

字数:104千字 印数:10,001—20,000册

ISBN 7-5060-0664-2/I·49 定价:10.00元

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姥姥：
她在苦难的生涯中引导我，
就像在幸福中。



破碎的陶片	(1)
说吧,悲哀	(4)
离散的记忆	(29)
往事已成空	(52)
童谣	(90)
炉火和油灯.....	(108)
梦.....	(124)
给天上的姥姥.....	(134)
后记.....	(158)

破碎的陶片

我手边有一些破碎的陶片。它是一个不可追忆的往事，一种无法复原的现实。一种无法复原的复原、不可追忆的追忆的对永恒的愿望，驱使着我，把它们从大河村的废墟中拣回我的案头。并终于写进了文字。

它们在这儿只占据一点点的空间，它们是一点点古老的空间，我已无从进入的生活空间。

在它与我之间隔着一道时光的深渊。

在恍惚梦忆间，它们有时也会无限地扩大，宛如一座古堡，而我的居室不过是其中的一隅。

它们曾经是完整的事物。现在只是一个断片。不仅在空间上它是破碎的，在时间上它也无法向前或向后延展，它已失去了这种延续性。

它只是时光的一些碎片。时光与历史的骨骸。其实，一只完整无缺的陶器，当它失去了它存在于时间的生活空间，也已变为一个碎片了。一种现实的碎片。

一切存在过的事物消失了。我能为之做什么？

一切存在过的事物消失了，它变为生者的一种职责。一种无声的吁求。一种生命复现自身的冲动。万物的朦胧的渴望。它们变为一种难题。我能给予它什么样的救助？它向我要求的是我不具备的那种魔力——阻止时间的流逝！

这本是上帝的职责。因为唯有他才是万能的，可为不可为之事。

犹如耶稣是一个失败的上帝，写作，时光碎片的收集者，也只是一次归于无效的拯救。

茫然地望着这些陶片，我知道它不是死物，我知道数千年前有人创造了它。为了祭神，或为了一个美丽的鹿眼睛的女子。当我握住它，这只陶片向我的手心散发着时光的凉意。当我触到它，不知触到了谁的手？一只什么样的手描绘了上面的花纹？这种鱼尾纹、星纹或网纹，得自于他内心的何种感悟？得自于他周围的何种事物与地点？那是一双手，一双眼睛，一颗心，在从事神圣的劳作。一个人，他的周围有清澈的大河，有群鸟云集的树林，有奔跑的麋鹿，有他的鹿眼睛的姑娘，而她唱的歌由于纯真又放肆以至连诗三百篇中的郑风也羞于记载……

这么恍若忆梦时，这只陶片于我就亲近了，它是那个生命如今留下来的唯一的见证。沉默的、不开口的见证者。它是那个完整之物的一个断片。

它是那个已逝的生命已逝世界的断片，又包含着那个世界，那个生命。

这个不可延续的断片——物质的复原如初已是一个赝品

——有时会悄然灵活，使时光返回，使事物聚拢，使世界在其周遭呈现。

我写，我是时光碎片的收集者。然而我知道，有一种力量在悄悄地抹去。它总在漫不经心地抹去一切。时间、死亡、忘却、淡漠，在抹去一切存在之物。但也到处留下抹去后的痕迹。我写，我刻画这些痕迹。

我写，我回忆，我聚拢时光的碎片，我汇聚光芒。

创造光芒的写作。

创造光芒，使看不见的事物在其间隐约现身，试着显形。

说吧，悲哀

像草一样常见的，是普通人的死。没有光荣，没有悼词，没有不朽的预言，悄无声息的死。如同他们来到世上时一样，不为任何人所想象、觉察、纪念。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这样的生和死。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吹过童年面庞的风，吹过青草的风。

我熟悉慢慢黯淡的目光，沉入黑夜的无名之躯。复归于无名，复归于风。没有告别的永诀。没有火焰的燃烧，痛苦如岩石卡在喉头。

我的心渐渐成了一座埋葬着逝者音容的坟墓。我的心是死者借以复活的天堂。我的心内闪烁着逝者的目光、话语，时光的碎片，曾经是真实的喊声、笑容，和曾经有过的事物的细节。当我不经意间突然忆起其中的任何一点声息、影像，我的心都会为之颤栗良久，如置身于冬日的风雪中。

我热爱的、我铭记的：亲人、事物、时辰与地点，如今都成了痛苦之源。

我又能怎么样呢？

我体内一切有感情的部分，都在受苦。

亲人的死，在世界上给我留下巨大的虚空，世界有多大，虚空也就有多大。我试着走开也没用。要有多少盲目生活的热情才能够填满它？

就在这个中秋节的第二个夜晚，我的姥姥离开我而去了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您临终前痛苦的喘息，医生徒劳的折磨，而我却不能伸出一个手指头来帮助您。眼睁睁地，望着您慢慢结束与死神的争斗，悄然远逝。

在白色病室，世界走到了尽头。我们活着的人都已撒了手，观望着近在咫尺而遥不可及的死亡。我知道您已卷进了另一道河流，而我仍在岸上观望。这河流带着您远离了世界。我听见我的生活之岸也在坍塌……

姥姥在我的生命和精神中占据着一个故乡般的位置，一个来源、一个无限关怀的世界，而今这个圆满的来源的世界消逝了。

圆满，就是内心与存在之物的同一，它意味着幸福。是存在恰如所感的那种和谐一体。

才仅仅恍若隔夜的时光，死亡已划开了一道我无法逾越的鸿沟。我闭目思念，姥姥仍以真切的、散发着体息的举止出现在我心中，仿佛我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她，把她从死里唤回。我无法忍受她整个的人仅仅存在于我的心中。她存在于我心中，这是我的痛苦：我心中的您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

不到。

我为我心中的您不再是您而受苦。

我曾经记住的生命的真实性又在哪儿？

怀念是多么虚幻。除非我能够把您想出来。

我时时感到离姥姥只是一步之遥，然而睁开眼时就迈入了虚空。我总是在回想中一次又一次重新跨进那天的家门，希望一切能够重新开始，却只是再一次经历了您的死亡。

那天晚上，我陪米米练筝回来，发觉您已躺下睡了。我在里屋听见米米对您说，“太姥，您还给我讲从前的事吧。”每天晚上，您总是给米米讲那些遥远时代的事情或歌谣，催她入眠。我听见您说：“米米，我感觉不舒服，睡吧，今天不讲了。”我知道您感冒几天了，我没有出来。我以为您只是感冒。又过了一会，我听见您喊我，说胃疼。我看见您反复坐起，躺下。我说，“胃疼不要紧，别着急。”您说，“我恐怕今夜间都过不去了。”我感到害怕了，但我一点儿想不到是心脏问题。我说我带您去医院。到楼下时，才骤然感到姥姥病重。

我总是在意识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时刻，假如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常识，假如给她服几粒救心丸，也许她现在仍然坐在我身边！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可以使姥姥活下来的时刻，一次又一次在生死的门坎前失误，永不可挽回。在慌乱与无知中，我帮了死神的忙，一把把姥姥推下了深渊……

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，如果不是您的死使它中断。

在医院里，我用一张蒙着白布的平车把您推到太平间。姥姥，您的路就这样走到头了？

此时夜静城空，明月又大又凉。

他想起太平间，冷藏室，姥姥怎么样了，那里阴冷、潮湿。燕说，姥姥怕冷，姥姥怕受凉，咱们该去给她加件衣服。他明白她现在不需要衣服了，一刻钟之前她还有冷热感，可现在没有了。他的心一阵抽搐。但一会儿，他又感到姥姥冷了。

生的本能左右着他的实际判断，这种想法一忽儿又不见了，一忽儿又来临了。

您已长眠不复醒了。姥姥，死于您也真的再没有什么了。死无法再伤害您了。

长眠，这些话可真像是一个安慰。人在一切灭顶之灾里已预先注入了成吨的大麻。否则人如何去承受呢。就像我此刻独自言语，仿佛在求助于记忆，可也是在向遗忘求援。也是在我的病体内分泌出一些大麻来。

因为睡眠，因为短暂的遗忘，因为每天都要重新醒来，因而生与死于我总是反复着。许多天过去了，而死还总是那么陌生，那么难以理解，又那么尖利，一次也不想把我的心放过。

每天，清晨醒来，世界都要向我再一次宣布您死亡的消息。我睁开空茫的眼睛，每天重新经历一次这残酷的事实。开始时仿佛是一个幻觉，是昨夜的一个噩梦。一个还可以纠正的行为。但光线一点点强起来，死的面孔就清晰可见了。从您留

在室内的死一般的寂静中，我感到死神已住进了我的家中，住在我将来生活的世界上，死神已住进我的躯体内。……可白天的世界要每天一次地在我心中再次把您杀死，把您从我恍惚的心中夺走。直到我承认死神的权威，直到我在无意识中、在睡梦中都无可侥幸。而真到那时，我也就可以不受它的威吓了，我也就可以逃脱了。

如果我有一种永远无知的本领，如果我能使时光返回
.....

唯有在死的背景下，生才显出是一个奇迹。而活着的人与活着的人相处时，谁又会想到这一点，谁又会珍惜这一点呢？

生是太平凡，太常见，仿佛是永永远远的……

您刚离开这间屋子，可已永不会回来。回来，多么简单，多么平淡，多么实在的事。在阳台上站一站，对街道上买卖东西的区区小事充满兴致，对我说，“那一家一会儿就卖掉了三盆花！”我笑笑，看一看，陪您站一会儿。我的心，就这么站一站，呼吸一下早晨清凉的空气，吃几口稀饭，您轻轻地走动的嚓嚓声，小心不惊动正在看书的我。我怎么没有懂得这一切是多么宝贵，多么罕见，多么令人留恋。我怎么没有看出，您悄无声息地在那儿剥葱、洗菜、擀面条……一个孤单的老人……将是多么短暂的景象！昨天还在我身边的一切，我又怎么能想到今天就会离开我无限遥远呢？今天要再……已非是奇迹不可。

只要您在我身边，我就仿佛永远生活在故乡。我就不会在惦记她。我似乎以为一切都会永远是一个样子。

等到生活从身边消失了，我才想到她是一个奇迹。而今连心也难以企及，连思念也难以企及。

懊悔、忧伤、记忆，这就是我在自己心里能找到的一切。

但留在我心中的影子不是实体。这是我的痛苦。

姥姥，您的死我们没有告诉米米，我说您在医院里，后来又说您回了老家。我想过些日子再告诉她。今天，姥姥，我们吃着您昨天包好的馄饨，米米吃得很香，她不知道这是您今生今世给我们做的最后一顿饭。我无法下咽这不再是食物的馄饨，无法咽下这些死亡。我想告诉米米这一点。我想我还是等到我能够有心思照顾她的时候。死亡于我还尚不可解，于这孩子又会是什么呢，她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她如何去承受它呢？那些馄饨会变得比石头还硬呵。

一个人要忘却多少痛苦，才能重新下咽一碗饭！痛苦不会不存在，只是我不再去想它的尖刺。姥姥的生命已无限遥远？昨天？三十六年如已过的昨日，而昨日与今日之间却隔着一道时光的深渊。

从姥姥的坟前站起，走在乡村的路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您已不在这里，我觉得您仍在郑州的家中走动，在那里等我回来，站在阳台上朝路上观望，像我每次多日离开家一样。回到家时我暗暗地怀着一个希望，希望您在敲门声之后还会喜悦地出现在门口迎我。一个注定带来悲戚的希望。可我还是本能地

希望着。家里没有您，打开门后的寂静仿佛是您沉默着。我感到我只是来晚了一步，没有能把您留下来。有时我又恍惚觉得您是去了柘城，或太原姨姨家。仿佛我一直无法接受死这个事实，把这想成只是您的“离开”，到别处去了，因而总还会回来。这飘渺的希望不知带给我的是对痛苦的抚慰还是撕裂着不愈的伤疤。这不能再被视之为希望，而是活着的人长长地需要一个错觉。直到这麻醉品般的幻觉伴我度过心灵巨痛的时刻。

死去的人是离开了。然而谁曾从另一个世界里回来过？姥姥，“……在你我之间，有深渊限定，以至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”姥姥，有一个那边吗，有灵魂的不死吗？这些您若知道，您也无法告诉我。

姥姥，您不在了，从被您的存在充满的生活空间中抽身而去了，世界是这样的阔大而空洞。现在我看见朝霞，朝霞的灿烂仿佛充满了毒素，树木的绿色中也充满了毒素，我呼吸的空气是有毒的，我要过的日子是有毒的。我被死亡所毒害了。被死亡杀死的是我吗。

我意识到我的生命被一个快速向前逝去的车载着，正远离昨天，远离姥姥的那个世界。未来的岁月再渺茫也会到来。可昨天，您刚刚还说着话喝着一怀热茶的那个时辰永不会到来。有什么办法能够中止它的轮子，有什么可以让我的生活朝着有姥姥的那个昨天走去？再追赶上她，再回到她身边？就像

我背着书包——姥姥为我缝制的书包，放学回家！听她讲，一遍遍地讲她那些逝去的岁月。和她一起走向那个有丈夫、儿子、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欢乐的大家庭？

我的姥姥曾生活于其间的那个家族中的人，到姥姥那一辈人，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了。如一阵风，没有留下存在过的痕迹。而 she 曾保留着对他们的记忆。对谁也不会去在意，我也没有见过的那些生者与死者的牵肠挂肚的记忆。现在她死了，她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也全部跟随死去了。她跟父亲念书的日子，战乱与逃亡的日子，结婚的日子，接连着失去三个儿子的日子，她在一个真实的深夜里的行走，长满香椿树的菜园子，黎明时打开的五道门廊、黄昏中的银杏树、河与船、熟人相见的问候声……她死了。她对一切存在之物的记忆消失了。那一切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变成了什么呢？

而我仍记着姥姥的一部分生活，我也朦胧记得二十四年前母亲的一些生活断片，一些声音、话语和寂静。当我消亡时，这些，也会随之消亡了。

每一个死者都永远带去了生者的一部分生活。

每一个死者都带去了一个永远湮没在遗忘中的世界。

没有任何历史会记载这一切。

历史是嗜血的，它只会记住血与铁中的光荣与罪恶，无论善与恶，只要是巨人就行。历史不会记住平凡得像草一样的人的生活，人的深情、眷恋、痛苦与死亡。

在这个一切都会消亡的世界上，如今我不会抱怨终将追

随逝者而去的命运,使我痛苦的是,每一个死者的生活都是唯一的。每一个生者所经历的事物也都是唯一的和一次性的。它不会被任何复数的叙述所回忆、所铭记。

姥姥,日复一日地,您总是一个人独自坐着,暗自想一生中过往的人与事。可总是没有人听您叙说它。虽然我多半时间在家,可您知道我在屋里读书、写作,除非我自己出来在休息时和您说几句话,您也不用那些话去打扰我。除非在吃饭的时候,过节或团聚的时候,才听您说一些我不记得的或早已忘却的细小细小的事情。好像只有您,一个老人,才会把没有一点利害关系的一些往事的细枝末节记得那样清楚。可有时我是多么地不经心,有时又是多么地不耐烦,没有好好地听您,没有和您一起去学习回忆。姥姥,可我知道您是孤独的,因而您记得的许多人、许多事,这世界上没有人再认得,还记着。没有人和您拥有那些相同的经验和心境。您是孤单的,我知道您那时需要我,需要我学会听您。可那时我是多么无知啊。现在,姥姥,是我需要您,需要您听我说话,听我说说那些往事,那些您都知道的人与事,您一句、我一句地把那些往事的细节弄清楚,可姥姥啊,现在沉默的是您,不吭声的是您。现在孤独的是我了,无以诉说的是我了。

姥姥死后,我才一点一点地理解一个以死神为伴侣的老人的心。您曾终日惦念着要回到那个早已人楼两空的家去看看。那个地点,那个姓氏。您还想到您曾经生活过的几个地方